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　卷六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　錦

謄錄監生臣王思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六

宋 林之奇 撰

益稷　　虞書

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案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為二觀舜典慎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臯陶謨思曰賛賛襄哉之文相

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為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為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為二雖釐而為二茍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為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為之篇名以別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為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蝌文雖為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為二哉以是知伏生之

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之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篇名益稷者盖以篇首有曁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

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

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

此文與臯陶陳謨同為一時之事其文當與上賛賛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益臯陶既已陳謨於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臯陶之謨既已盡善矣予復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臯陶曰吁歎辭也臯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

思曰孜孜之事為如何也楊子雲曰禹以功臯陶以謨當舜之時禹臯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其上臯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臯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臯陶故臯陶問其何如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效者以荅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皋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及尸子愼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輴史記作橇尸子作蕝愼子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記

作橇溝洫志作梮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與橇毳一物也樏與檋梮一物也輴以版為之其狀如箕用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為跋履山川踐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来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兖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

載世多喜此說盖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
四載指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
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
刋木者盖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
禹敷土隨山刋木後言奠髙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
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横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
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葢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可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

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内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説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合受衆流若如此説則是西海所受者惟

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黒水無此理也若以決九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濬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比其功役又倍於隨山刋木矣故所藉以為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者薛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饑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

仰食桑椹取給蒲蠃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旣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興農事而使民享其粒食之利粒

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使禹陳且盛德之言禹謙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威公曰

顧君無忌在莒時管仲無忌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忌
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曰孜孜其意如此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
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
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臯
陶猶以為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臯陶謂

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為帝陳謨禹既不獲遜
矣於是又陳謨以戒於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雖勉
徇衆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
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
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
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曾無可憂
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
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

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驕奢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謨敢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緜緜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下為憂而不以位為樂蓋為人君者茍以位為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於顛覆喪亡而不悟茍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

安如太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喻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虛心而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為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

安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詩云緜蠻黃鳥止于
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
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
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

直言能安止矣又能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也惟幾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忽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收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為君者宴安鴆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

也人主好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徇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丕應徯志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為也則可以大應夫徯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徯志謂民之於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徯上之志

而樂從之者也惟爲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有悍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得所欲矣彼之徯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丕應徯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祜永永無窮矣盖洪水滔天下民昬墊其終也以至於九州攸同萬邦作

又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意而天之命以休福至於億萬年而無易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甞考經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成美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帝乃震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畀又曰惟天不畀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但謂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以休福此但是不欲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欲從而為之說則鑿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為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諄反覆為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元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

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徭役毒之世方弊捂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是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房元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歴而言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

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謨以為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

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為必資羣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曰欽四隣則其所指禹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為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哉自古人多重言之如蚘哉蚘哉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復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資夫臣鄰之義也蓋人君當資羣臣之助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為亦不能獨

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羣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勲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黽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

曰汝為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也雖申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彛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紩也畫以為繪紩以為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彛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之於裳此周之九章也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

以毳為名此成周増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説盖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

染絺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弃而不用邪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案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

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差等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於士宗廟宫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

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盖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来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至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絺繡在裳辨物

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楊龜山力辨其非楊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屬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産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米地産也黼黻人為也

故絺繡在下此則流而入王氏之説而不自知是皆

目睫之論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

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舜命夔曰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嘗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

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羣臣出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其詩歌以察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申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宫商角徵羽之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我之所言所行尚有違戾於道者汝當以禮義弼正於我汝無面從我之違退有後言謂我為不可弼也蓋禹之所論慎乃在位者必在其弼直舜則荅之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蓋容受其弼直之言也舜大聖人也所言所行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豈復有違於道義者哉而曰予違汝弼禹亦大聖人也其事君盡忠亦可為萬世法豈復有面從而退有後言者哉而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君臣之間相

與儆戒不得不爾惟其無是事而尤不忘儆戒之心此其所以為大聖人也欽四鄰者言汝既弼我之違又當儆汝左右前後所與比肩以事上者與之同心協力以輔台德也汝既能弼我之違又能欽四鄰以輔德矣其有不以輔弼為意曲從以順上之旨者是庶頑讒說之人也若不在時者謂其所行不在於是雖其所行不在於是然未可以讒說殄行之故遽加之刑戮也則必盡其寛厚之道以待之此所以生其

愧恥之心使之遷善悔過而不忍納之於小人之域
矣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此三者皆所以生
愧恥之心也侯以明之謂明侯射之禮以別賢否古
之射者必設鵠王大射則供虎侯豹侯設其鵠諸侯
射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射則供麋侯皆設其鵠古
人之於射蓋所以觀其賢不肖其容體比於禮其節
奏比於樂中者皆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
奏不比於樂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賢否邪正皆見於

射侯之間庶頑讒說之人而侯以明之者蓋使知其不正而反於正也撻以記之所謂夏楚二物收其威也蓋鞭撻於其小過使之記而不忘苟記而不忘則終身不犯矣書用識哉是以書其過於策而不忘此三者皆是不忍遽弃之於小人之域故為之啓其憤發其悱使之遷善改過之心油然而生與樂則生矣之生同欲並生哉蓋欲庶頑讒說之人並生其愧恥之心聖人所以待之既如此之盡則其間必有回心

以向善者聖人無自而知之則使樂工納言而颺於上以觀其心其有格則承之庸之惟其長惡不悛怙終不善而終無遷善改過之望者然後納之於刑辟氏曰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承者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者奉圭幣而薦之曰承格則承之庸之蓋謂其改過者則薦而用之此說是也自庶頑讒說至否則威之其略見於舜典其詳見於此此龍之職而乃以命禹總其事庶頑讒說必小人之有才者

雖其邪佞最為可惡然茍使人君能以寛厚為心為之生其遷善之心至其一旦翻然而改未必不為一時豪傑之才惟上之人弃之於小人之域而刻㪅太至則彼以不肖之心應之矣自古有志之士惡小人欲盡去未有不為小人所中小人得志則國家之勢遂以陵遲而不能復振兩漢之末皆坐此也舜之言曰庶頑讒説則是其中非無小人也雖有小人而舜不與寇賊姦宄同齊於臯陶之刑方且設為一官為

之納言則待之如此其盡故雖一時之小人莫不變心易慮歸乎大中至正之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堯舜之世天下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所謂難其為小人者謂雖有小人而漸於聖人之教亦將變而為君子此唐虞之世所以比屋可封而自三代以下所不可企及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禹曰俞哉然帝之言也雖然帝之言又有以廣帝之意不以帝之言為然於是故曰俞哉與其他人曰俞者異也舜謂慎乃在位必資於羣臣之助汝當欽爾四鄰以共弼予違其責望於禹者可謂大矣禹則以謂輔弼之責雖在於臣鄰然而帝當廣延天下之賢人使之居輔弼之任無以謂賢才止於此而已光者充也光天之下者猶言普天之下敷天之下也海隅者四海之隅也蒼生者謂蒼蒼然如草木之生也黎

獻賢人在側陋獻賢也如大誥曰民獻有十夫予翼
論語曰文獻不足徴皆是賢之稱也謂之黎獻者孫
氏曰士大夫而上冕弁在首則緇玄爵韎其色不同
至於野人戴髮則但黎首而已黎首之民謂之黎民
賢黎民則謂之黎獻此説是也凡此普天之下至于
海隅之至遠蒼生之至微其萬邦之内賢而黎首者
莫非帝王之臣帝當悉舉而用之也禹之意蓋言當
時之賢人或有處於版築耕釣之微而未仕於帝朝

者帝當旁搜博採而罔有或遺使之處輔弼之任以為天子之助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既廣求天下之黎獻必在於敷奏以言使陳其嘉言嘉猷以啓沃於上既敷奏其言矣而又明其衆功以考其言事而責其實用謂之敷納謂之明庶皆是兼收並蓄罔有或遺之義矣謂言無所不納功無所不

明也既敷奏其言明庶其功審知其可用矣於是旌之以車服廣求天下之黎獻而登用之也帝既廣求天下之賢才虛心以納其言責實以明其功而旌之以車服其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無已則在位之人誰敢不舉賢薦士以讓其所不如之人推賢讓能則庶官乃和矣故敢不敬應于帝以弼其人主之違以致其手足耳目之助帝苟不如是則好賢樂善之心替矣故遠近布同日進於無功苟遠近布同日進於

無功則禹雖欲欽四鄰以致其輔弼之功亦不可得也唐武氏無道於用人無所難不惟人得薦士亦聽自舉其後開元賢臣叶賛幾致刑措者武后之所收也及德宗好察多忌士無賢不肖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宣公論之以謂武氏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取士觀宣公之論若此則禹謂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者誠非過論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

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此言堯子丹朱之所以失天下者以規舜也夫禹之陳謨謂帝當廣求天下之黎獻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而又車服以庸其言可謂大矣而繼之以丹朱之慢遊傲虐以戒之者蓋自古太平無事之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其君未嘗無好賢樂善之心其所以至於好賢樂善之心替則讒諂日進而不自知者未嘗不始於一日之慢遊也唐明皇開元中用姚崇宋璟

之徒以致太平庶幾正觀之治一旦惑於女色荒於遊田之樂不恤國事其一時賢人如張九齡之徒皆厄於一時而不得志其所用者為李林甫楊國忠牛仙客數人而已是明皇一人也自開元以前而觀之則好賢樂善之主也自天寶之末觀之則好賢樂善之心無毫釐存於胸中原其所以致此者蓋本於一日之慢遊也舜聖人也雖萬萬不至於此然而君臣相與警戒之道不得不爾蘇内翰曰禹戒舜曰無若

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之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為桀紂劉毅以晉武為桓靈當時人君皆不以為罪而書之史策以為美談此說是也蓋人臣之進言極其切直而無諱者此誠盛德之士漢溝洫志云堯禪舜朱處丹淵為諸侯朱是其名丹乃所封之國蓋堯之子也無若丹朱傲者丹朱之為不肖敝以一言曰傲也惟慢遊是好以下又言其傲之實也

言丹朱惟傲虐之遊是好也罔晝夜頟頟者言傲戲而虐無晝夜也常欲肆惡無休息頟頟不休息之狀也古者小人之為惡者必傲傲者必虐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州吁之所以亡也罔水行舟言丹朱習於無水行舟為能推於陸也論語曰羿善射奡盪舟孔氏云奡多力也能陸地行舟此亦丹朱之類也陸地非可以行舟丹朱恃其力多推之於陸而行之古者謂多力者舉百鈞扛洪鼎揭華旗謂他人

之所以不能舉我獨能舉之朋淫于家謂妻妾亂而無别也丹朱為堯之子當傳堯之天下惟其慢遊傲虐淫亂之故故堯不以天下授丹朱而授於舜此所以用殄厥世不得嗣堯之天下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此又言己之懲創於丹朱之惡起於一日之慢遊故不敢不𫖯勉以成事功也娶于塗山國之女也辛日

娶妻甲日復往治水蓋其娶妻甫及四日遂往從治
水之勞以拯生民之急也啓呱呱而泣孟子曰八年
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言禹之治水嘗過其門聞啓
之泣其聲呱呱然不暇子之惟荒度土功詩曰天作
高山太王荒之毛氏曰荒大也大度土功之事也晉
重耳出奔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
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

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重耳之所以能成霸功者姜氏與有力焉盖未有沈溺於妻子之愛而可以建大功立大節者禹拯生民之難思天下之溺由己之溺不暇顧其妻子至於沐雨櫛風股無胈脛無毛而不以為勞其志如此舉天下之聲色嗜好曾何足以易吾之此志哉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洪水未平之前上古帝王之世已有其制矣洪水之後下民昬墊則五服之制於是圮壞而無别禹既平洪水至於九州攸同庶土交正於是輔成其五服之制以復其舊王肅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謂每服之内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力也至于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各為千里也州十有二師者孔鄭之說不同孔氏以謂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薛氏

云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為師此蓋兵制也禹之治水豈故用此師也哉以是知孔氏之說為不可用鄭氏云每州立十二諸侯為之師以佐牧也此則正與下文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相應其說為長而其所以為每州立十二師之說則為不可信蓋其說以謂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

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合於春秋傳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之言而先儒王肅之徒謂禹之功在於平治水土不在於開拓境土地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聞焉以是知鄭氏此說其附會雖若可從而其理則非但其論每州建十二諸侯以為之師則其說可行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謂九州之外廹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也蓋自甸服至綏服方三千里是九州之内也要服荒服各一千里是九州之外也自甸至綏每州建十二諸侯為之師要荒二服每方建五人為之長此詳内而畧外也而其若干諸侯而置一師若干種落而置一長則世代久遠不可得而知矣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謂內之每州十二師外之每方五長皆迪道上之德而從上之政教以有其功惟三苗頑凶負固不服之國不肯就功帝當以三苗為念而夙勤於政事不可使有一日之慢遊也禹之陳謨有及於此蓋謂四海九州既已悉服苟使天子者不能窒其利慾之原則情竇一開慢遊傲虐無所不至將見一國叛之天下靡然日入於亂矣昔唐明皇之時海內無事四方諸侯奉職貢於京師不敢有後者及其一旦天子惑於

女色侈心遂生忠直浸疎讒諂並進朝廷之勢輕祿山竊發於幽陵兩京陷沒四海橫流雖李郭之徒奮其忠義以圖恢復之功而河北之地卒為割據之壤終唐室而不能復收舜之時既有頑弗即工之三苗苟使舜忽而不念至於怠忽之心生憂勤之志息三苗乘間而起則雖內之十二師外之五長各迪有功亦不足恃也禹之陳謨其言至此旨哉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

明

王氏以謂禹言苗頑弗即工之事帝當念其罪而誅之也故於下文臯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謂臯陶方施刑於苗民惟明夫勸人主以用兵豈禹所以愛君之意哉苗之頑凶率六師以征之猶且逆命豈臯陶象刑之所能致哉此說為不可用自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至於帝其念哉則臯陶與禹相與語帝前其謨既無餘藴矣故舜併陳二人之功申美之謂天

下之人皆迪我之德者是汝禹之功也蓋非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則無以建師長無以建師長則何以各迪有功此蓋因其言而遂美之也皋陶又能方祇禹所叙之功而施其象刑亦明於人之功罪輕重各得其宜也漢孔氏以皋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二句為史官之辭而鄭氏以為此乃舜推美二臣之言鄭氏之説為長唐孔氏則以為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是不然自皋陶謨至此皆是禹皋陶相與語帝

前其陳謨既終矣然後申美二人之功而結之安得謂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哉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觀二人陳謨如此帝美之又如此信乎孟子之言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自此而下夔言其所以作樂之功也其文當為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三十餘年其與禹臯夔益之徒相與荅問者多矣夫史官取其尤彰明

者為此數篇以詒後世其言止於是而已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臯陶謨至此篇末皆謂其文勢相屬故薛氏以謂舜以苗民逆命臯陶方祗厥敘而行法故夔又進陳言鬼神猶可以樂語鳥獸猶可以樂致而況於人乎王氏則以謂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舜之治功於是乎成矣故夔稱其作樂以美舜也凡此皆欲會同數篇所載以為一日之言豈史官獨載其一日之

言而盡遺其餘乎此理之必不然也理之所不然而必為之說故其說皆牽汩而不通今不取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享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為主故謂之升歌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故謂之下管是知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皆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皆堂下之樂也蓋樂之作雖有上下之異其實相合以成

樂也孔氏謂戛擊柷敔所以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穅所以節樂其說亦無所據但以意度之耳然其義則有可疑者器雖有堂上堂下之異其實一樂也其作止節奏必相待而成聲堂下既已設柷敔豈於堂上又設之邪則戛擊不得為柷敔戛擊既非柷敔則搏拊亦不得為節樂之用明矣沈内翰曰鳴球非可戛且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戛且擊琴瑟非可以搏且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於

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據沈意但以戛擊為戛擊鳴球以搏拊為搏拊琴瑟意此說為可矣至謂和之至詠之不足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則亦不必如此楊子雲長楊賦云戛滴鳴球劉良注云球樂器也戛滴拊擊也顔師古曰戛擊擊考也以是知鳴球固可以戛擊矣古語云拊鳴琴吹洞簫又曰手撫五弦目視雲漢則琴瑟固可以搏拊蓋樂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

人聲相比故曰以詠故詠者但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歌人聲也鳴球玉磬也玉磬而謂之鳴球者案考工記云梓人為筍虡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虡鳴鱗屬以為筍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以其筍虡如鱗羽之鳴故曰鳴球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蓋謂樂聲和則人神和也祖考來格者非謂有神靈光景之接於人也蓋祭義曰其入室也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者以是為來格也據此作樂必是在宗廟祭祀之時此之謂祖考來格者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知有虞氏之祖宗是顓頊與堯也此之作樂當在顓頊

與堯之廟然以堯為宗則可以堯為考則不可謂之考則疑瞽瞍之廟以考為瞽瞍則祖者瞽瞍之父也祭法之言又復不可信然舜受堯之天下而韶樂之作豈不作於堯之廟而作於瞽瞍之廟於義未安然其代遠矣不可得而考矣虞賓者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為客於周也夫丹朱之慢遊傲虐可謂難化矣今也感樂之和其在位也與夫助祭之羣后以德而相讓小人之無不和蓋可知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下管以下此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大司樂曰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是也鼗鼓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摇之旁耳還自擊所以出音柷者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一尺而擽之蓋樂之始作也則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擽敔以止之謂之合止

笙鏞以間

笙樂器也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笙竽類也三十六簧者謂之竽十三簧者謂之笙鏞大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案儀禮云歌鹿鳴以笙南陔間歌魚麗以笙由庚間此所以迭奏也

鳥獸蹌蹌

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

蹌蹌然也夫韶樂之奏而能使鳥獸蹌蹌而和者盖樂之所以不能感物者以其不得中聲也苟得中聲則小大動植無有不感格矣故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况舜之盛德召和氣於上夔之典樂調中聲於下則韶樂之奏而百獸蹌蹌無足疑者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又論其舞也盖樂之作也九德之歌升於堂上者

九德之歌衆樂依之而舞於堂下者則舞於庭九韶之舞也謂之簫韶者孔氏曰言簫以見細器之備其說不然而說者又謂簫者不齊之管其聲清而細以象鳳凰之聲故奏之而鳳凰来儀其說亦不然槃古今尚書簫字從竹從削箾舞者所執之物簫與箾音雖同而義實異說文於管簫之簫注云參差管而從竹從削之箾注云舜樂名箾韶延陵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其字從竹從削之箾以是知箾韶二字盖

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管簫之簫故諸儒皆以為細管之備而說者又謂編管為之其聲肅然如鳳皇聲此皆曲為之說非古書之本意今當從古文書以簫韶者為舜樂之總名則得之矣九成者鄭云韶樂之作所以象治功之成而舜治功之成見於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故其樂以九為節歌於堂上者九德之歌舞於庭者則九韶之舞亦猶武王之功成於六故其樂以六為節也鳳皇來儀者鳳皇羽族之最靈者其

為物也治則見亂則隱不可求而得不可豢而養今也感樂聲而至舞於庭而有容儀也自古太平之世鳳皇出而為瑞氣後世或見於衰亂之朝者此蓋索而後獲非其自至不足為瑞也歐陽曰鳳皇鳥之遠人者也當舜之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之聲和鳥獸聞之皆鼓舞當是時也鳳皇適至舜之史因並記其實以為美故世因以鳳皇為有道之應其後鳳皇數至或出於庸君視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

之際是果為瑞哉此說未為允當周公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觀周孔之言云爾以謂鳳皇為非有道之應可乎若以鳳皇為偶見於昏亂之時則併與帝王之瑞為不足信矣歐陽之說不可從自祖考來格至於鳳皇來儀是皆韶樂之所感召也然於堂上堂下文勢各有所屬者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迭奏音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

尊神故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又別於一時論作樂之效於字釋文無音當作如字讀據此當是歎而起語之辭宜讀為烏擊石拊石猶言戛擊鳴球也韶樂之作八音皆備而獨言擊石拊石者蓋五聲之播於八音而角之聲其數六十有

四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而石尚焉其聲有清濁小大之間則尤難和者石聲屬角石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有不和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備韶樂之和而言之也此雖但云擊石拊石者其實總簫韶全樂而稱之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羽鱗可以謂之獸則知鳥獸皆可總而名百獸也尹者正也庶尹者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

皆和諧也非庶尹之諧在於百獸率舞之後蓋言百獸從風猶且如此況百官者乎昔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乃曰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来格明而感人則庶尹允諧微而感物則百獸率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載也其樂之傳至孔子之時千有餘年而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

至於斯以是觀之其聞樂感韶者如此則知當時所感從可知矣觀孔子之忘味與夫季札之稱夔之言雖極其襃崇稱美之辭豈有一言之溢哉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文中子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矣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矣故考焉而皆當以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觀文

中子之言其意以謂詩也書也春秋也其原蓋出於一書也至後世簡冊繁多始分為三詩始於商書始於唐虞春秋始於平王魯隱公之際而其源流皆出於書故自西周以前歲月之終始惟見於書此則春秋之未分也虞夏賡歌與其書而並傳此則詩之未分者也惟其未分故自虞夏之時觀之三者皆合而為一舜禹臯陶之賡歌與夫五子之歌雖載之於書其實三百篇之權輿也此三者皆出於一而後之學

者各自分藩以立同異故學詩者不知有書學書者不知有詩學詩書者不知有春秋學春秋者不知有詩書以是為學豈不失聖人之㫖哉此一段雖書之所載學詩者當自此始庸者用也助語也孔氏云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亂據此一段乃是史官載舜與臯陶相與賡歌之辭上文曰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其文意全不相貫但其文有庸字故孔氏從而為之說考之於理不通在所不取詩曰情動

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觀舜之君臣相與答問於廟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於者皆言之不足又從而嗟歎之辭自帝庸作歌以下是皆嗟歎之不足而見於詠歌也舜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等語此所謂歌也舜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惰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此則道其意於永歌之前也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此舜言為人君者不可不勑正上天之命蓋天難諶命靡常其治亂安危之命果有自而勑正之哉時既安矣危之所自萌時既治矣亂之所自兆時既安矣時既治矣此之謂惟時危萌於安亂萌於治此之謂惟幾惟時者言順天之命於治安已成之後惟幾者

言察天之命於危亡未兆之前此其所以能勑天之命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人君欲勑天之命惟時惟幾非人臣之助則治功無自而濟故形之於聲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股肱喻臣也元首喻君也蓋一人之身手足喜悅從事於一身以為元首之助則元首為之興起亦

猶人臣趨事赴功以為人君之助則人君亦從而興起百工熙哉者言百官之職業亦熙然而興也熙興也下言百工則知上言股肱者專指大臣而言之也舜既望大臣如此則臯陶於是拜手稽首颺言以奉承所歌之意也拜手者自首至手稽首者自首至地言盡敬於君也颺者大言而疾曰颺臯陶既拜手稽首而又颺言曰念哉者蓋舜之所歌泛指當時大臣而臯陶欲使當時大臣皆念夫帝所歌之意於是宣

言於衆謂凡我同列大臣皆念帝所歌之意故曰念哉
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欽哉言凡我同列之大臣當率欽其上之命以興作其事業又當慎汝所守之典憲無敢不欽也屢省乃成欽哉者謂未成之事則作之興之旣成之事則省之察之使無廢壞又不可不欽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則能勑天命而惟時矣屢省乃成者則是能勑天之命而惟幾矣臯陶既與同列論其所以惟時惟幾以助天子勑天之命於是又續成帝歌以致其規戒之意賡續也載成也臯陶之歌而續成於帝者蓋帝所歌謂夫元首之起必由股肱之喜是君之所望於臣也臯陶之歌謂夫股肱之良必由元首之明是臣之所望於君也以足成其義也所謂賡載者亦猶訪落之詩蓋是嗣王朝於廟之時訪於諸侯之言必繼之

以敬之詩然後其義乃足故作序者於訪落之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於敬之序曰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此亦賡載之意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亦以人身為喻也元首明於上股肱良於下亦猶人君明於上則人臣得以盡忠於下此庶事所以安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臯陶之歌既及於此猶未足盡其儆戒之意故又歌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者破碎而無大略也君叢脞於上則臣懈怠於下故股肱惰則事所以墮廢而不成也范内翰甞論此言以謂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茍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哉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

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治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相總百官自稷而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也君不可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此說盡之矣夫有虞之治所以能冠百王之上者惟其君臣各任其職而已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又曰

舜有五臣而天下治葢君無為而執其要於上臣有為而致其詳於下其治歴萬代而不可及原其所以致此者亦無出於賡歌之數語耳葢由其嗟歎之不足形於歌詠故雖曰不過數語然言有盡而意無窮使讀之者如聞諸弦歌發越之音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三百篇之源流葢出於此學詩者不可不察也帝拜曰俞往欽哉者葢拜受其言而然之自今而往君臣皆當欽其事而踐其言也禮曰君於臣則無答拜

蓋至尊之勢無所屈也然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臯陶之賡歌舜拜而受之豈亦以師傅之禮而待臯陶與案大禹臯陶益稷三篇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告戒之辭史官取其深切著明者以為三篇垂於後世然堯舜行事其本末既載於二典必為此三篇者蓋以君臣之盛德尤在於此故也嘗觀唐太宗之為人父子兄弟之間閨門衽席之上蓋有不可言者然其所以致

正觀之治至於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者由貴藝好賢屈己以從諫而已然太宗克僞矯揉自力於善故也太宗豈真能好從諫者哉強勉而行之未必出於至誠而其所成就猶且如是故當時史官述其聽諫之事以為正觀政要之書以示後世子孫亦以其能成正觀之治者有在於此故也知太宗之所以能成正觀之治則知舜之所以為大者舍此大禹謨益稷臯陶謨三篇亦無以見之矣

尚書全解卷六

尚書全解卷七

宋 林之奇 撰

禹貢　　夏書

書有五十八篇其體有六曰典曰謨曰誥曰命曰訓曰誓此六者錯綜於五十八篇之中可以意會而不可以篇名求之先儒乃求之於篇名之間其堯典舜典則謂之典大禹謨臯陶謨則謂之謨至於訓誥誓

命其說皆然苟以篇名求之則五十八篇之義不可以六體而盡也故又增而為十曰貢曰征曰歌曰範雖增此四者亦不足以盡書之名學者不達古人作書之意而欲篇名求之遂以一篇為一體固知先儒所謂貢歌征範增而為十蓋有不知而作之者不可從也禹貢一篇蓋言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名雖曰貢其實典之體也學者知禹貢為典之體則謨訓誓誥命見於他篇皆可觸類而長故堯

典舜典大禹謨皐陶謨益稷禹貢皆是史官記載唐虞之際所行所言之事其事非有先後之異故自堯典至益稷皆虞史所録故謂之虞書禹貢者夏史所録故謂之夏書亦如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録故不得謂之虞書而孔氏乃謂此堯之時事乃在夏書之首禹之功以是顯此過論也使其不列於夏書

之首而列於堯典舜典大禹皐陶謨之間則禹之功遂為不顯於世乎以此知孔氏之説為不然

禹别九州

此蓋作序者言禹所以治水之事所底之績其大槩如此也孫氏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則自堯舜禹以前天下經界亦分為九遭洪水之時經界圮壊封圻湮沒禹於是正其經界使九州各復其舊如東南距濟西北距河是為兖州東北

據海西距岱是為青州之類是皆高山大川分別為九州之界也

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漢孔氏曰刋其木深其流此説是也觀益稷所載謂予乘四載隨山刋木曁益奏庶鮮食此所謂隨山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此所謂濬川也既隨山濬川於是人得平土而居之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繼之任土作貢蓋洪

水既平故任土地之所宜而制為貢賦之差觀禹貢之所載者有貢有賦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田出穀也即此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自下獻上之稱獻其土地之所有以供天子服食器用之具如兖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先王取民之制不過什一而已多乎什一則大桀小桀也少乎什一則大貉小貉也禹之取民既有田賦又有貢篚者鄭氏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各獻其所有故謂之貢蓋九

州之內土地所生之物有可以供天子之服食器用必使之得以辨其多寡以充每歲之常賦以是知所謂貢者其實乃在於九等田賦之內非於田賦之外別有貢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九州之貢雖有上下輕重之不同皆不過乎什一此所以爲任土作貢也別而言之則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

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民之總名也觀禹貢篇雖載禹治水之事如是詳而堯舜禹之取於民者實存於此書是可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故以禹貢為名也

禹貢禹敷土隨山刋木

案書之序皆言作某篇而禹貢獨不言作者唐孔氏曰以發首言禹句末名貢篇名足以顯矣然考諸篇

凡序篇名足以顯者而又曰作某篇者多矣此說不通蓋書之文尚簡嚴文不欲繁故上既言作而下不復言作亦猶仲虺既言仲虺作誥下文故不言作仲虺之誥微子既言微子作誥下文亦不言作微子與此同也禹敷土者禮記曰鯀鄣洪水而殛死洪範曰鯀陻洪水夫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為治水之法故其施功也惟務以土而陻之障之夫洪水之勢浩浩滔天奔突漂悍乃欲以土而鄣之以

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而至於奔突漂悍也故至九載績用弗成若夫禹治水則不然以謂水性潤下惟使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故其治水也惟務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不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也史官言禹之治水而其初之一言曰禹敷土可得發明禹之意也隨山刋木者以除其障蔽驅其禽獸使避水者各安其居也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言九州之界未有所定禹既隨山刊木除其蔽障之後於是以其每州山之高者川之大者畫為界甸以定九州之分域也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夫九州風俗之所以異者蓋本廣谷大川異制也故禹之所定九州之經界以高山大川為之準所以然者本其風俗之異也故濟河惟兖州

專以大川為之界荆及衡陽惟荆州則專以高山為之界荆河惟豫州華陽黒水惟梁州則兼以髙山大川矣於是自九州而下各别其九州之經界而言及治水之曲折與其田賦之髙下貢篚之多寡蓋前目而後凡也孔氏曰髙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說不然夫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此有司之常事耳而乃言於刋木之下兾州之上非序也則知孔氏之說為不然

冀州

冀州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地為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而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髙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為東偏雍州髙於豫州豫州髙於青徐雍豫之水

從青徐而入海梁髙於荆荆髙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兖州在冀州東南冀兖二州水各自東北入海也蘇氏之說曰堯之河水為患最甚江次之淮又次之河水冀兖為多而徐其下流被害亦甚禹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此說皆未盡盖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懷襄之水然後導川澤之流而其所為先後之序具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

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夫洪水之為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必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蓋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禹貢自兖州而下八州皆言經界而特冀州不言經界者別帝都也

雖不言經界以餘州而準之則兾州經界實存於其間兖州言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言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言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兾州之域三面距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于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則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于大伾則又折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兾州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

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此篇雖不言冀州之經界而冀州境界亦可以互見餘州之間故禹貢之書所以獨出於千載之上非後世地理家之所能及也周官職方氏奠九州之經界正東曰青州正南曰荆州正西曰雍州正北曰并州皆是指周之王都所向之方而言之況以王都混同於其間無所異曰河南曰豫州非特不能別王都之所在乃并與九州所止之方無所辨别也此則職方之差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先儒皆以兾州既載為一句而漢孔氏以謂堯所都先施貢賦役載於書至唐孔氏又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用之以治水也據經但有既載二字而諸儒遂加賦役載於書之意窮究以下九州之名之下皆為絶句惟兾州之下有此既載二字而下文壺口二字又無所屬唐孔氏云於壺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其說亦陋此當從蘇氏

之說以既載壺口為一句詩曰俶載南畝謂始有事於南畝也此亦始有事於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故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禹貢山川地理歷三代春秋至于今且數千年其間地名既世代變易各有不同又其川瀆下流多所圮壞無復考據唐孔氏據漢先儒所載山川地理而附益之以班孟堅地理志所載其意蓋以謂孔氏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班孟

堅據漢山川必當得其大槩故正義則引以為據今姑依正文所載而旁採諸儒之說以正其義是非取舍尚在諸友博學多識而自擇焉某亦不敢自必也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漢地理志曰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蓋壺口在河之内乃屬於冀州梁在河之外故屬於雍州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梁岐者曾氏曰吕不韋曰龍門未闢吕梁未鑿河

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案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别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

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所以獨言於冀州者以雍州之山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孔氏曰高平曰原今以為郡名故漢有太原郡岳陽者孔氏曰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地理志岳陽者即太山之南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自出岳者經之下文所謂太岳是也山南曰陽太岳之南汾水之所經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夫河

過孟門龍門而汾水自東入焉汾不以道則河亦失所經也故既載壺口而修太原繼之夫壺口曰既載而太原曰既修者曽氏曰經始而治之之謂載因其舊而治之之謂修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則修之為言因其舊而治之可知矣壺口昔未嘗治也禹經始而治之故曰既載壺口太原則因鯀之功而治之故曰既修太原此說是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覃懷致功至于衡漳地理志云河内郡有懷縣蓋覃懷二字共為一地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而孔鄭諸儒亦謂漳水橫流入河當從孔氏之説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蓋此二水相合橫流而入河也曾氏曰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為縱東西為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縱而漳橫矣禹

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源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說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說為最詳學者能取信於先儒之說則思過半矣禹治水先後之序既見於下文導山導水之次矣而於逐州之下又各言其治水之曲折者蓋下之所總載者惟著其首尾本末之大槩欲其脉絡相應則其文不可以不詳故其文之所不備者則又

於逐州之下言之欲使後世因逐州之所言究其水之所歸則亦會同於後之所總載盖致詳於九州之間而持其大綱於後則衆流各有所歸矣故逐州言治水之曲折盖是欲聚一州之水於逐州之下使後世有所考據非謂先治一州之水使有所歸而後治一州也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故其所治自壺口至于衡漳皆所以治河流之害與夫别流之入於河者為之決導使之順序蓋於下文導河

積石以下載河流之大槩而其委曲則見於兾兖等州彼此相發而治水之功可以盡見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

什一之法天下之中正也而其為法蓋本於堯舜之時孟子曰欲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貊小貊也欲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以是知堯舜之道得乎輕重之中過乎此不可也不及乎此不可也是以為法皆得天下之中正而其定土田之肥磽與貢賦之高

下其遠近多寡強弱之差具存乎禹貢之書商周取民之制皆損益此而已是知此篇所載田賦貢篚之制正孟子所謂堯舜之道重則為桀輕則為貊其為法得天下之中正可以為後世之所取則學者不可不盡心也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敎民樹藝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

土壤之所宜土惟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冀雍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収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制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然欲辨土壤之所宜有二曰白曰黑之類辨其色也曰墳曰壤之類辨其性也先辨其色性之不同然後知其播種之所宜如周禮草人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以是知土地之不同其播種之宜必先辨其土之色
與性為如何不可以一槩觀也冀州者色別其土則
白性別其土則壤所謂壤者漢孔氏云無塊曰壤顔
師古注漢書曰太柔曰壤鄭氏注周禮曰壤和緩之
貌其言雖不同其旨則一也既物色其土宜則農事
於是乎興故載九等田賦之差於其下孟子曰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
什一也蓋三代之取於民雖不出於什一之制而其

取之之法又不同一夫受田五十畝而以五畝為稅就其五畝之中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此夏后氏之貢法也一夫受田七十畝以七畝為公田借民力而耕公田隨其多寡而取之此商之助法也一夫受田百畝畿内用夏之貢法稅民無公田邦國用商之助法制公田不稅此周之徹法也三代取於民之法雖不同其數則不出於什一之數既不出於什一而乃有九等之差者蓋九州之賦稅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

寡比較有此九等兾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多故為上上兖州之所入比九州為最少故為下下其餘七州率皆如此非是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鄭氏云田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九州一井稅五夫唐孔氏破其說曰鄭氏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若上上一井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若下下井稅一夫則上上全入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孔氏之說甚善孔氏亦謂此九

等所較無多諸州相準為等級耳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孔氏之說旣得之矣而又論上上錯則亦謂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此則又與前說違戾矣夫孔氏旣謂諸州相準以為等級則是冀州雜出第二之時與豫州比較自有多寡非出於貢賦之時可以懸定也冀州之賦出於上上錯者蓋冀州之賦較於九州為第一而雜出於

第二唐孔氏曰多者為正少者為錯此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而為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之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可知也孔氏之說是也夫九州

之賦疆理其地者牧其田以授農夫校數歲之中以為常矣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必取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

肹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暴虐之弊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為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既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

所以為弊也本朝太宗既平河東制為和糴之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改遂為河東世世之患夫謂河東和糴為弊政則可若謂太宗和糴之法為不善則不可亦猶禹之貢法謂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則可若謂禹之貢法為不善則不可此孟子之言不可不辨

厥田惟中中

此又以九州之田別其髙下以為九等也鄭氏謂著

其髙下為九等王肅謂定其土地之肥瘠以為九等而唐孔氏則亦謂若從鄭説則髙處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者若從王氏説則肥處地下水害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則當以漢孔氏之説為正謂髙下肥瘠共相參對以為九等矣於九州之土則以其色以其性言之至於其田分為九等之差者蓋自其發生萬物而言之則總謂之土故謂其色與性至於加人工而播種焉則謂之田然後可以九等髙下言之

也夫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盖田有高下逐畝所収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凖之也荆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其田賦相較所以如是之遼絶者盖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

級有如此之懸絶也其在禹之時則必有説也自今而求之則不可得而見也而曾彦和袁思正之徒皆曲為之説以臆度之未必得古人所以輕重之意也餘州先田後賦兾州賦之獨先於田者葢王畿千里之地天子之所以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載則非盡出於田賦也故以其文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此所以異於畿內也貢篚之制自兖州而下皆有

之而兾州獨不言者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下云五百里甸服傳云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穀故不獻貢篚差異於餘州也鄭氏此說必不然蓋將謂此州為治田出穀餘州獨非治田出穀乎非治田出穀則其所貢賦於上者果何物哉是知此說為不可用也嘗考兾州之所以不言貢篚者蓋畿内之地天子之封内無所事於貢也蘇氏曰兾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意其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其不

貢而多賦邪此說是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凡九州之載治水之曲折言於田賦之上者未定田賦而先有事於此者也言於田賦之下者蓋田賦既定之後而其功乃成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者其功之成在於冀州之物土宜定田賦之後故其文勢屬於田賦之下不與覃懷厎績至于衡漳文勢相屬也

恒水出恒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恒山靈壽

縣東北入滹沱河大陸在鉅鹿縣北此其說皆出漢地理志也既從者從其故道也既作者水平而可耕作也曾氏云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於禹貢田賦既定之後此說得之

島夷皮服

漢孔氏云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此說不然夫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然

也不必水害既平而後乃得其皮觀禹貢九州如兾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織皮崐崘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内皆有每歳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效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蛛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於揚州卉服云島

夷所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害既除得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為兩説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

禹貢於逐州之末皆載其通於帝都之道孔氏因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孔氏此説未敢以為必然案地理志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則碣石者是負海之山也夾右碣石入于河蓋導海而入于河也冀州帝都所在禹治水功畢而還帝所豈

須導海入河然後能至哉揚州不言入于河者則是禹之欲至帝都必先由江以入海由海以入淮泗由淮泗以入于河竊意當時必不如是之迂回也鄭氏則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若如鄭氏之說則又不當敘於田賦貢篚之下也王肅則以凡州之下說諸治水者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據禹貢所載乃是達于河之道非有往來乘涉之事以是知此諸說皆不

通而王氏又不以此句屬於逐州之下而乃以貫於次州之上其說尤為乖戾惟周希聖謂九州之末皆載其達于帝都之道盖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諸侯之朝貢商賈之貿易雖其地甚遠而其輸甚易此說得之冀州所都盖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田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

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為至蓋達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然而青揚二州獨不言達于河者蓋兖州之言浮于濟漯達于河矣故青州直云達于濟蓋由濟漯以入于河也徐州言浮于淮泗達于河矣故揚州直云達于淮泗以入于河也既以九州之道達于河則其利於舟楫通於轉輸者無足疑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導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於帝都

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於帝都矣薛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本朝祖宗都于大梁葢所以取其轉輸之便自江淮閩蜀而来者則達于汴河自京西而來者則達于蔡河自山東而來者則達于五丈河凡欲至于京師者皆以達于河為至是亦得乎唐虞建邦設都之意也

濟河惟兖州

自兖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

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鄭漁仲曰禹貢之書所以為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兖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為兖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為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衡者萬代不泯之山川也使荆兖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為不沒矣觀漁仲此言所謂得禹貢之意蓋由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分

域皆可得而考者由其以山川之高大者定逐州之界故也濟河惟兖州者孔氏謂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此兖州之界也孔氏於濟言據於河言距者唐孔氏曰據謂跨也距謂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西北至東河也其意以謂據者其地不止於是距者則止於是而已此説得之濟字今文書作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氏班孟堅地理志皆作從水從㳉案説文從水從㳉字注云濟

沇也東入海也而從水從齊字注云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東至癭陶入泜由此二字音同故後世遂以從水從齊字為兖州之濟其實字訛也今當從古文書作從水從㐬者為諡州名曰兖者古者疆理天下以為九州九州之疆理不可以無别也故州為一名以别之其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其要欲辨九州之名耳不可必求其義也而李巡注爾雅皆從而為說以謂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

冀近也濟河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讓故曰兖兖信也餘州皆如此其說之是非蓋未可知然而荆州之為荆原其意惟在於荆山為界故耳蓋自荆山之外則豫州也而爾雅亦謂荆強也其氣燥剛稟性強梁以是觀之其為曲說蓋可見矣要之學者之於經其義理之是非真偽有以惑世者則雖豪釐錙銖之差不可不辨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而孟子辨之以為其極

至於無父無君此則儒者之所當言也至於物之名數古人假借以為別異此則不必辨也說者於十二律五音十干十二支之名從而為之說凡此皆穿鑿附會無補於學者不如不辨之為愈也

九河既道

此蓋兖州治水之曲折也河自大陸而北分為九河以入于海九河之名則爾雅所謂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鈎盤八鬲津九是也

曾氏曰自徒駭至於鬲津皆是複名先儒以簡絜為單名固不論矣爾雅所載但有八名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不為異名故分簡絜而為二漢許商曰徒駭是河本道東出分為八支審如許商所言則河自徒駭乃分為八審如曾氏之言則是九河其一為經流而其八者皆其支派也然據下文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九者並列支派則其勢均也安得以其一為經流以其八為支

派哉九河之地在漢平原郡以北漢許商曰徒駭胡蘇鬲津今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唐孔氏云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以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理或然也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謂之疏九河則是禹之前既有九河矣遭洪水湮塞禹但疏而

通之耳惟其疏而通之故謂之九河既道言九河皆已復其故道也

雷夏既澤

孔氏曰雷夏澤名周禮職方氏兖州其浸盧維鄭氏注云盧維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為證鄜河經濘卯經雷澤其澤藪在濟陰城陽縣西北其陂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既澤陳博士云雷澤之水昔常散漫至是而聚也川欲其行而不可使之

湮澤欲其聚而不可使之散或導之而行或聚之而止順地勢之自然而已故無容私焉宜導而不行宜潴而不聚其為害也無所相異河既道澤既陂然後二者各得其宜此說是也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先儒並不著其水本末故孔氏曰二水會合同此澤蓋謂同注于雷澤也案爾雅曰灉反入注云河流別出復還者說文云河灉水在宋據此二說

則濉水乃出於河而還入於河非注於雷澤也沮水不見所出案地理志云沮水出常山元氏縣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然而常山非兖州之地曽氏云濉之下流與芒之睢水合濉濁而沮清合而為一經所謂沮即睢水也然沮之字從水其字音雎既音睢字不應與睢字相亂曽氏誤讀以沮字音睢故為此說據左氏傳哀六年楚莊王江漢睢漳楚之望也釋云睢七如反此可以與沮相亂然而又

非與灉合流之水也以是知灉沮二水皆未可指定其處如先儒謂注于雷澤亦未可以為定論要之會同皆異出而合流也是無疑矣周希聖云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故以為喻其論甚善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既蠶蓋謂宜桑之土於是始有桑以養蠶也經曰飼蠶勿用雨露濕桑蓋蠶性惡濕也惟其惡濕故當洪水未平宜皆不得享夫蠶桑之利及夫洪水既

平矣於是蠶桑之利始獲故曰桑土既蠶然而九州之民皆賴蠶桑以為衣被而獨於兖州言之者葢兖州之貢絲與織尤宜於此故於此州言之以見斯民之尋其利也是降丘宅土丘山之小者兖州之地界於濟河之間平地多而山少當夫洪水滔天之時髙山則為水所包民之避水於山者其害為輕陵則襄而上之民之避水於陵者其害為重兖州既居下流平地多而山少則民之被水之害比之九州為最甚

今則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於是丘陵之民乃始降而居平地蓋居山之民降而宅土未足言也至於下流卑濕之地無所逃於湯湯之患者今降而宅土此尤可喜故於兖州獨言之

厥土黑墳

言此州之土以色别之則黑以性别之則墳墳者土膏脉起也左氏傳曰公祭之地地墳是知墳者起之稱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九州惟此與徐揚二州言草木者孔氏曰三州偏宜草木也此說不然案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之地則於草木為宜皇矣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以是知西北之地最宜於草木也至於東南之地沮洳卑濕則於樹藝誠非所宜竊謂此三州言草木者蓋此三州比九州之勢最居下流其地卑濕沮洳遭洪水之患草木不得

遂其性而生育其已久矣至是而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於三州遂言之以見水土既平草木得遂其性非謂此三州偏宜草木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厥田惟中下者田第六也厥賦貞先儒云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蘇氏曰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有不相當者蓋必有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故曰貞此二者不同當從

先儒之說九州之賦相較而爲上下之等雍州之賦出第六而兖州之賦不應又出於第六也先儒所以謂兖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者蓋參考九州獨無下下之賦故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其賦亦爲第九此其說是蓋洪水之害河爲最甚而兖州又河之下流其被墊溺之患比於餘州最爲慘酷故雖能獲播種之功而土曠人希又卑濕沮洳之患未盡去是以樹藝之利尚非所宜雖田在第六而其賦

比於九州為最少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此謂兖州雖岀第九之賦而猶至於十有三年然後乃有賦法與他州同說者多以十有三載為禹治水所歷之年故唐孔氏云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蓋其後於餘州之賦若此其久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馬融之說亦然曾氏舉髙堂隆之言曰禹治洪水前後歷年

二十二載蓋是以鯀之九載并此十三載而數之為二十二載也此說皆不然據此文承於厥賦貞之下而又曰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專為兖州之賦而言也蓋兖州之賦必待十有三載然後同於餘州非所謂此州治水至十有三載而後功成也若果謂此州治水必至十三年而成功則其文勢不應在於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之下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

兖州之地宜漆林又宜桑蠶故貢此二物也有貢又有篚乃入貢之物盛於篚為貢也古者幣帛之屬皆盛於篚蘇氏引篚厥玄黄為證是也織文者錦繡之屬曾氏曰織文因織而有文者錦繡之屬不一故言織文以包之謂之織則繪畫組繡而有文者不與矣八州之貢有多有寡之不同揚州荆州之貢為最多兖州雍州之貢為最寡者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強之以所無也雖有或多或寡然皆得以其所入準其

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也浮于濟漯達于河顔師古曰以舟行水曰浮言泛舟于濟漯而後達于河也濟即下文導沇水東流為濟以下是也史記曰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故穿為二渠引河水北載之高地注曰其一出貝邱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然二渠之事不見於經難以考證案漢書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觀此文則是漯水千乘所

流然未必禹所穿之渠也唐孔氏曰自漯入濟自濟入河周希聖曰由濟而入漯由漯而入河然案經文不見濟漯相通之道此二說未敢以為然要之此二水不必相通苟濟亦可以入河則亦可以謂之浮于濟漯達于河矣達唐孔氏曰從水入水曰達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

尚書全解卷七